

桑名前
修遺書

白賁堂先生遺書

詩詠經
鈔藻說

二



史眼

白黃堂先生詩鈔

男 斷 校

生別離

以下七首
樂府體

今春哭阿翁。血淚猶未乾。今冬辭阿母。更覺添沈瀾。唯爲公家
事。靡盬治任上。途心良苦。七里灘。波濤漫。不祝前途祝吾親。

果堂先生曰。哀情之語。不求工而自工矣。○以下評語皆同

撥亂備藤澤寺

四十萬。白起阬。六十萬。我濟生。生殺雖不同。均是歸不情。却不知
當年底將種。爲此撥亂備。如今無爲治。與濟六十萬孰輕重。

掃舟艦

君臣當背城一戰。一棄宗社氣豈伸。中將死生本任彼。神器九鼎
不顧親。棄兒而走。非苟笑掃舟艦。見東人君不見天祿永終崖。

山下。不使世傑支傾厦。

佳將軍

巧手剛心佳將軍。挽強折衝老僕奴。鄧艾險蜀事去。伯約劍門空艱劬。箭殫旗卒手搏將。負恩故人敢遣誅。首丘不愧孝與忠。脫厄的驢與劉符。君不見宗族妙齡二同庚。將軍忠孝衛督懦。

成市虎

懸軍陷絕壁。孤隊衝風濤。三人成市虎。猪武亦徒勞。狗烹良弓藏。讎殲謀臣亡。歷々堪悲傷。君不聞威恩伏肅慎。金源啓英俊。至今欽慕廷尉信。

鐵笠竹杖

矮軀膽如斗。義戰兵不苟。鐵笠聊代蓋。竹杖揮八州。常蛇抗峽仇。氣壓上國星。殞營徒縱阿吉成功名。

句法自然
不得點
結末亦妙

飲鳴綠

沐猴出樹下。衣冠主會盟。假義收衆志。揚庭東西征。將輜輶箕國。飲鳴綠入明。醍醐花。聚樂車。弄盡天下歸無家。

麥飯

世間百嗜好。一不接見聞。唯剩膳書癖。樂之心欣々。且也甘澹泊。膏粱非所樂。麥飯與粥。此生實堪託。壯歲好啣杯。常高玉山頽。四十量減七。况疾固心灰。麥兄亦澹泊。別味存咀嚼。能調和腹心。導水兼輕脚。飲食大欲存。與男女併論。今我何至幸。得超此關門。惟學貴耽嗜。脩身與格致。勉之將終歲。豈止膳書比。格致以脩身。澹泊以養真。麥兄兮麥兄。終始與相親。

癸卯上巳前一日。依疾請解學職有感。

本期讀書善此生。誤被網羅猥育英。學淺常歎教鹵莽。望輕還恐

生平二句
可作吾兄
小傳

學納悔。幸因一二同僚賢。不憾陶鑄無寸補。生平苦分義利間。即
今不脫人鬼關。素餐堪慚三十載。沈痾在苒十餘旬。一朝臥裁解
職表。巢檐乳雀聲。誼愀。結句有悠揚不盡之意。最可味。

三月念四。有命不允解職。不堪感激。

伏枕亘半歲。自分解教官。何圖公上惠。給暇養病頑。吾兄胸中平生着得此一句。深故平。拈來為此好詩。近者家兄亦以與仁者子。病者知幾人。何者我兄弟敢擅此殊恩。疾辭職不允。殊恩無之量歎。
由報。廷弱非所論。願盡鴛鴦力。勉學報我君。感發來亦當矣。所謂本分底事而已。

悼牧原翁

世澆無真儒。處士日橫議。時論心術微。多帶蕙嶺氣。惟翁志正學。方今孰侶儔。崎門少許可。相推輸一籌。不以鳴庸愚。把臂一堂上。主一論精微。蒙養歎依樣。滔滔流不返。砥柱竟如何。別來垂九歲。愕聽薤露歌。嗟不留此翁。徒恨天意慘。涕淚一篇詩。東方幾酸感。

余在東廡訪。一日論及主一。且言小學裝養之書。而欠音註。是可憂矣。故今詩中言及之。

至日有感

至日留商旅。閉關不省方。莫道太早計。先王養微陽。君子懷淵冰。垂帷寒窓夕。有常假揲著。韋弦視無斂。經筵日賜坐。啓沃志積誠。其非正有背。鬼神見象明。萬木歸凋謝。風霜慘意氣。愧看南枝梅。先春入歌頌。

亦是儒者之氣象。恐范陸輩不能夢見。

初冬夜坐遙憶果堂兄

寒雨染庭樹。萬物將歸藏。夜坐懷家國。區々老更狂。吾兄東于役。誰向瀝心腸。燈火今可近。對書徒悲傷。
紆餘悠揚。有不盡之妙。

庚戌三月十六。依疾乞解學職。有感而作。

吾性本薄弱。不與常人倫。三十氣纔盛。五十衰不振。中間二十年。學得成底事。博約期古人。遲鈍違宿志。况今獲廢疾。三春負鶯花。鶯胎不堪策。事業付一嗟。深懼此素餐。再綴解職表。積雨晝冥々。樹杪鳴春鳥。癸卯春。以疴疾不痊。乞解學職。特旨不允。蓋距今八年矣。今復乞。故曰再綴云々。

念四。有旨不允。不堪感激。

自從獲頑痼。百事皆廢棄。案頭書沒塵。偏驚股心志。盛時避賢路。閒散分攸宜。多病非長孺。何望嚴助私。蹶起取淚燈。明滅欲奮衰。

躬奈氣茶。氣茶。一作蹇劣。

辭職。病中諸作。真情。露。要之不期。巧而自然。巧者。此知詩不可以虛。而作之也。

除夜

臘盡不看雪。照姬宛陽春。冰解水滿澤。塗乾不起塵。性澹食無魚。

為疾遠杯酒。脚弱策杖行。視短盲豈久。慚我雕朽質。徒誦違衷情。所以多來悔。無殃已隳名。駒隙歲且除。五十又添二。奮勵策鶯胎。庶不墮暴棄。

除夜偶成 辛亥

螢雪功未積。出身參陶甄。回頭既過世。碩果頭幡然。讀書遺微言。躬行歎迂腐。誘掖或刻舟。成材亦膠柱。彼蒼恩罔極。病軀報卒難。每句要此。口調尤妙。

二句僕輩通弊。一讀竦然。

龍耳吟

多年希賢志。枉成章句儒。龍得佳神龍本非類。翻得龍耳痛。聲和不可聽。

蒙籠意悶々。左傳。耳不聽五聲之和。曰聾。釋名。百沴攢攻心。鐵腸

幾委頓。視與髮日短。常懷張藉悲。齒牙歲搖落。難味易牙滋。維口

耳目廢厥官。施及四支惰。幹事豈能堪。育英難負荷。虎耳草名治耳

籍

龍耳視井管。龍虎皆神物。知愚吾三歎。猶存靈臺慧。聖經耽研鑽。

除夜有感乙卯

憶昔少壯日。屈指待年新。今日入老境。却愁逢芳春。宿志在窮經。泰斗景朱解。期求諸心身。怕為一場話。賦性弱且昏。幸不誤入門。頽齡終無得。倏忽逢歲殘。世運嘆否塞。杞憂覃家國。夜深寒威侵。鴉聲傷吾臆。

此所以為吾黨正學之宗也。可飲可飲。

唧々吟

幼兒課老僕。遠聘余郊原。矮籠以擬室。瓜腸以充飧。始驚就幽囚。驚極悲心至。妻孥生別離。父母隔天地。拘執非惡意。供玩阿鵲。占居北牖下。朝旭照茅檐。主翁日哦吟。舉家化意淡。有時賡奇音。

明晦幽賞愜。倏忽日月逝。秋風吹葛衣。胡瓜蔓已死。放我啓籠扉。故園遠且長。此籠真樂國。主家多餽羞。所願食舊德。籠兮去何適。旁皇意如狂。脚艱數顛躓。苦辛達吾房。主翁希古賢。餼食以時繼。吾終奴蕭家。唧々淚盈袂。

是篇出戲作。而意到筆隨。妙不可言。其拙批處。皆極絕佳矣。

偶作

少壯垂帷不伺園。忽驚枯落欲消魂。自嗤白首追高適。學得詞林廿八言。

所謂歲殘。幡首猶鞭策。沒世無名。衆所嗤。真可飲可飲。

寒夜思友

用老杜留岳詩韻

微陽含融和。智藏蘊祥兆。夜深寒威透。曉近冬月小。挑燈細訂文。回頭恨友少。願得一警醒。得免能言鳥。

是詩前四實。後四虛。第五以下似不承接。而其實相承接矣。

歲晚書懷

問學愆由已。泣岐悲絲德。性本難為歲。殘燭首猶輒。策沒世無名。衆所嗤。

孔明草廬圖

寒風撲面雪埋途。思漢將軍勞且劬。三顧喚醒龍伏蟄。中原簞食待來蘇。

詠史

上天鍾秀篤。王門悉是龍。顏漢帝孫。明睿豫知他。日辱玉肌。翻血屑紅痕。

客舍雜詠

不入都門十二年。舊知零落使人憐。自嗤老懶迂儒者。白首猶縉

太極編

山房春事

小窓春暖日遲夕。萬物欣々生意滋。自笑迂翁忙且暮。朝繙經帙夕評詩。

言志三首

吾性甘淡泊。十日食無魚。努力去滋味。生涯耽讀書。讀書尚居敬。存心在菜蔬。菜蔬無如菊。芬芳繞蝸廬。嗜之明人目。兼能使欲虛。

離鄉役

輦下冬日憶菊蔬。家距輦下近。贈來黃菊菹。馬齡老且駮。對書空皤如。

吾性甘淡泊。不馴餌膏粱。饗殮麥爲主。赤豆亦陪嘗。老來在羈旅。口腹凡仲坊。堅硬不協肚。飭饌取充常。經筵納約日。退食吟夕陽。存心慎取舍。積誠無佗腸。

吾性甘淡泊。不肯過無量。微醺存餘味。合歡舒詞場。學舍數碩果。心友乏家鄉。少壯希前賢。鬢絲未窺堂。日暮前途遠。何意在荒丘。老去疎燈火。長夜覺不妨。十月寒稍逼。侵膚曉天霜。

辛未元旦詠懷

憶昨役落日。冒雪訪栗邨。傾談說往事。對飲至日曛。倏爾過七稔。衰殘亦太甚。重裘擁爐火。縮頭飛雪凍。壯歲怯亢炎。老添寒威嚴。畏首又畏尾。終年少神恬。夙好存斯學。淘汰難去濁。老大小室中。虛疎歎無得。今朝歲華新。萬物稍回春。努力尋舊業。欲問伊洛津。

辛未除夜作用杜子今夕行韻

今夕何夕歲云徂。杜句龍耳眇視殘疾軀。無所為齋親圍爐。兩兒團藥吐瓊珠。大兒學張心不聳。小兒孳々希舜徒。賦命數奇孤宿志。穉孫孩笑龍耶豬。慎莫念世上芬芳龍肝饌。朝夕啜粥視禮飯。

壬申元旦書懷倣李白楊叛兒體用其韻

白頭耽讀書。何物先入手。資鈍見理遲。主敬不堪久。主敬得力多。脫然伏境魔。多年用心正在此。帶雪松枝含陽和。

白黃堂先生詩鈔終

男 斷 校

白黃堂先生詠藻

範我馳驅

馳るとものまぬあへそともすれは下るる任を人の世は中

誠於中形於外

ほよ出てよそにまらえん人間ぬむくらの庭よ生る尾花の

近思

近くな、おのう心に求めてよぎらすの遠ま昔かより登

聲爲律

りちよあふ聲も遠きみ求むまゝ本心はまゝにあてせそ

君父師

ぬるう中もいつて忘れん君と親と導く人は深きめくみぬ

五性

わう國の道とて外よなまあらんぬもろこゝは孔子の教そ

父母之遺體

たらちねのますうと計り手に取てうつを鏡や老の面影

舜人也我亦人也

そのうみは聖の跡を學ひなん我もひと一人の身なれハ

大學

つくくとおもへはうれし末の世よ生きても猶道をきく身と

一息尙存不容少懈

願はくハ世にある限で學ひてんうけ得一人の道明らめて

其臭如蘭

らよ、たまふ言葉の花もさく計り一つ心の友そゆるいき

性善

る手よすむ蛙よたくふ愚さも、あゝときよき玉川の水

有未嘗息者

野も山もみぬ白妙の雪の中うたゝ一すちハ小野の炭うは

後洞

松の葉はとれたにからへ霜雪はよそに見とこの陰深くして

鑑空衡平

心をいいつう更行く中空にくもりあま夜の月よさくへん

持治

えそまらぬ千嶋の磯は浪風ものとうなほ代を願ふ明暮

慕父母

夢にさにてせめても見とやたらちねの其面影を暫しありとも

戒慎恐懼

めにも見を耳にも聞ゆ折まても心留めてはあへこの道

三代

三つの綱五つは常のたうとまハあうまゐる御代も外よ求めし

知之之道

まゐるハ、まらまらまハ知す知すとて終にハ志は、教かしこし

慎獨

獨りすむむくらの宿の明暮も人志らすとて心うて亂さん
力行

せめて我まることとて君と親に事ふる上に盡してもう
教

古の教かこし人代のみもほよとぬ枝折あまなり
以友輔仁

にるを我友とあいて諸共にくもらてあれな有明の月
勿言今日不學而有來日

けふのこと思ふ心をつとえつゝあすありとこにまらてすけらし
不及亂

るふとても程を過ぎ一過ぬれと身は過も出くるものを
爲湯武敵民者桀與紂也

雀おふこのりなきしも竹むらの爲とたにまる人を寡なま

考妣

思ひ出て涙そうらふ今も猶ほささと計り老のくりこと
主一無適

心して渡らハハウ虫とめる久米路の橋は危ふけハハし
奥平先生ハ八十の春を壽きまいらせて

武士ハ八十宇治川を先うけて渡り初める春を樂しき
おと、勝肥ものまおひの爲遠く東のそらおおもむくをこふ
し漢字もてつゝる戒の文をあたふとて

忘るなよ伊勢の海路よいさりてかき集めて一藻屑あり共
莊子の跛鼈も千里とやらんいひし實にまこと、汝も思ひ入て

其序よまたうひて進まなハハとる所あうるへきと先師
の常お教へさせぬひーをおもひ出ておと、勝肥のもとへよ
みて贈る

眞心に思ひ入なハハ一龜の千里もぬみやたうへし

送別のうた

思ひ入る心深さハもろこ一の虎ぬす野邊も分つゝをゆけ
分入む心深さを魚のむらね越のまら根の雪ふみとあて

述懐のこゝろを

錦きて上をよそほふ誠をハぬくふも久し老の明くま
願そくハ世にある限り四つの書は道明らめん身ハ老ぬまど
うかりける事をあまさにふれハ又樂一と思ふぬハ有なり
朽木をハゑること難記戒を思ひいてハ身を勵はさむ
梓弓矢たけ心をばほの夜は夢路またおを忘れ走もかな
君にまゐるまゝけ置つる玉の緒ハ絶るとうりや物思ふ頃
夢うけハ定免かねつる折にこそ學ひの窓の月はさやけき
目どハ免心うけりてめつるまハ四つの書をそいふへかりける
皆人比めつら一と見る世の書ハふく見る書ハ非一と思ふ
久方の天ハあゆみにあらひつゝ隙ゆく駒ハ手綱とりてん

未久リ人比道と違をせハ世とやを國ハ志るハあるまき
ろとよひハいハハ一人と深き淵薄き氷と身をづいハし
恥ハ一と思ふ心のともすれと青葉のくれの月影ハうし
禮^らた^られ^らのつうらあることとりを心ハ外と誰カ教へん
亂^らのおこは^らその源ハ治まれる中リ萌すと人ハ志らすや

勸學

分入ん心ぞ道の枝折なれ登は高嶺ハよし遠くとも
繰返したハよく學へ四りの書は理志る記道の枝折を

萬物の靈てふ人の受得一道を全する者あき中ハ心なき草木
の其道をりへさるこそ返そくも恥々しけま此頃龜井のう
し竹のうたよとよとせちにはせぬふをいふみ難くて
仰くそよ受よ一道と吳竹比よ、をふる共かへぬ操哉

三友の題よて松。菊。紅葉。

まゝふそよ時雨初よ一うの日より翠色そふ庭の松の枝

慕ふそよ霜は枯行く百草はよそ見なしてさく菊の花
慕ふそよおのゝ散行秋なくと千入をいよ庭のともち葉

又三友の題にて

草も木も冬枯急く庭の中にかへぬ操をまり風の音
移し植中山路の種ときくの花霜と雪とをよその操は
染くつていつう千入の盛をい見とやをかか庭のともち葉

甲子元日試筆難波にありて

六十餘り猶分行む津の國は難波とさりのよいとあいと

小室を蝸廬と名つちやうて移り住て

おのゝ身をいり、計更のかつふり止るも行も離るとはあし
二つある角をといつちかかつふと此理をまる人をたき

七情の歌

れきあり住る庵は板戸は木のふく穴七つありけりれき
常に七情のうち難きをうきへて七首の歌をよみ出そのむ

まよはり置自ら省る便りといせいなま丁卯杪冬念四日

喜の事あらば我心うれしよふの限りあらまし

怒

一まきりまくる、空を晴行て月影志るき庭の眞清水

哀

春よき霞の衣ぬけとあほ慕ふ涙のいまもあはかま

懼

うと玉の闇き夜も猶心どりは物のあやめも見へぬる物を

愛

いとをいと思ふ心の通ひをそ終よはせりぬ親と子の中

惡

屋の上よあさる鳥とて惡むまし親を養ふ心つくし

欲

飢てあうへ渴きて飲むも心せよ車を返る人もある世よ

詠正氣歌正氣歌の學ひなりけれ

朝夕に恥かしくらぬ心こそまじしよ歌の學ひなりけれ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天地有正氣の學ひなりけれ

久方の天を戴きあらかねは土ふむ限りまじしかりけれ

惟其義盡所以仁至惟其義盡の學ひなりけれ

受えて道盡を身はよし何しけちめ違ひぬ故より有なる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讀聖賢書の學ひなりけれ

分入し文の林の明暮はなふの爲そと知るや去らむや

雪中松柏愈青女雪中松柏の學ひなりけれ

見る限りみぬ白妙の雪は中よ緑をえある操ともうぬ

禮重方知死甚輕禮重方知の學ひなりけれ

君と臣はいやこそ重しおのう身は冬枯急く霜の落葉そ

述懷

君と臣はいやこそ重しおのう身は冬枯急く霜の落葉そ

受えて一本の根さしを變ぬ身を恥かしくらぬ老のねふしう

歲暮門の松飾代ふ

降雪り常葉の色をうくせ共操かそらぬ松竹の春

白黃堂先生詠藻終

男 斷 校

白黃堂先生經說

義利辨

叔世俗漓、人不由學、師心自是、不肯取正於有道、事親自以為孝、而不知其陷於不孝、事君自以為忠、而不知其陷於不忠、無他由、不明乎義利之辨焉、然不學之人、不足深責矣、至其名讀書講道者、猶往々墮焉、是豈不可憂邪、夫義者本於固有之性、而所以裁事理之合宜者是也、利者生於彼我之相形、而成就於一己之私者是也、天理之與人欲、猶寒暑晝夜白黑淄澠之殊、如之何其可無辨焉、孟子之對於魏王、以何必斷曰利之不可、而以亦有而已矣、斷仁義之外無他道、言生民以來、人性唯有仁義而已矣、今王外不求乎富國強兵之術、而內省諸身心、則雖王亦有仁義之性

而已矣、豈有他物哉、繼之以一人好利之害、至不奪不厭、而無復人理、一人躬仁義之極、固無心於求其應、而遂致不遺後君親之驗、一是一非、揚此而抑彼、如拔木之根、如塞水之源、於二者之辨、昭及、固不費後人之解矣、方今學者之病、以私心窺大道、以小人測君子、以古昔聖賢開導教誨之言、為一故事、而講說之間、往往曰是特說其理耳、方今學者以下等之身窺之、雖以日新之勇、自強之勉、焉得望其彷彿乎、不如小心謹慎、處已接物、任官事上、不為已甚之為、愈也、分聖經之教、先賢之說、與吾儕日用躬行、以為兩途、雖先賢開喻如此之丁寧、然淄澠混淆、白黑錯雜、是以說者動輒以亦有對於富國強兵之利、而言富國強兵之外、亦有仁義之利者、其取功最大矣、何其誤也、苟以仁義為利而言之、則是孟子亦既枉已焉耳、焉能直人、拔本塞源、孟子明目張膽之論、吾謂

不如此之拙也、而已矣、既為竭盡無餘之詞、今說之為富國強兵之外、亦有仁義之利、則而已矣、三字、更為贅詞、得無舍文義而說義理之弊乎、是少知文義者之所不謬、孰謂讀書講道者而有此事邪、苟以仁義為利而行之、則伯者之假耳、此心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以是自處則猶之可、不可并誣先賢也、不遺後君親者、仁義之效、而易所謂義之和者、與其以富國強兵為利者、相去霄壤矣、然此特言理之必然耳、其意非道為得此效而為之也、夫人方躬行仁義之初、豫期後來不遺後君親之功、此亦夫理人欲之所、以分、違之毫釐、謬以千里、何可也哉、若夫聖人以大公至正之心、出大公至正之言、固非常情之可律、亦不以其說之及、驗為嫌、嫌豈聖人之所避乎、所尚於讀書講道、在知而行之而已、然今如此、身心之近、猶不可得脩正、而况於家國之遠乎、其亦何信道之不篤、

而自視之輕乎作義利辨與同志者相戒勵庶乎不踐世人之轍而終身於道有少所進矣

徐做弦曰義利二字是治道學術大關節明此則純王雜伯君子小人皆一時勘破故大學之言以此而終七篇之論以此而始

梁惠王首章

語類凡事不可先有箇利心才說着利必害於義聖人做處只向義邊做然義未嘗不利但不可先說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蓋緣本來道理只有一箇仁義更無別物事義是事事要合宜

程子曰不復知有仁義語類曰蓋緣本來云云要合宜

或問子謂仁義未嘗不利則是所謂仁義者乃所以為求利之資乎曰不然也仁義天理之自然也居仁由義循天理而不得不然

者也然仁義得於此則君臣父子之間以至于天下之事自無一物不得其所者而初非有求利之心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正謂此爾曰然則孟子何不以為是為言也曰仁義固無不利矣然以為為言則人之為仁義也不免有求利之心焉一有求利之心則利不可得而其害至矣此孟子所以按本塞源而救其弊也且夫利者義之和固聖人之言矣然或不明其意而妄為之說顧有以為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者雖其未聞大道又有陷溺其心而失聖言之本旨然亦可見利之難言矣

鳴按使方今讀孟子者試取或問一讀之則於義利之關先打破了然後其按本塞源之意皆了凡通七篇皆破竹今不能然可勝嘆哉特怪永樂諸儒輯大全之日不之載者何也

文集答劉子章書曰孟子說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

便是仁義未嘗不利、然董生却說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是仁義未必皆利、則自不免去彼而取此、蓋孟子之言、雖是理之自然、然到直截剖判處、却不若董生之有力也、與張欽夫別紙曰、易六十四卦、無非言吉凶禍福、書四十八篇、無非言災祥成敗、詩之雅頌、極陳福祿壽考之盛、以欲動其君而告戒之者、尤不為少、卷阿尤著、孟子最不言利、然對梁王亦曰、未有仁義而遺、後其君親者、答宋慳亦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豈以利害動之哉、但人自以私心計之、便以為利、故不肖者起貪欲之心、賢者則有嫌避之意、所趣雖殊、然其處心之私、則一也、若夫聖賢以大公至正之心、出大公至正之言、原始要終、莫非至理、又何嫌疑之可避哉、

李岱雲曰、仁義未嘗不利、是朱子發明仁義中所自致之理、其實

人君不為利而為仁義、纔有利心、早不是仁義了、到親戴于己、固是利、然見他自然親戴、不是我有求他親戴之心、孟子方要以仁義破當時之利、而猶以仁義之利、啓梁王好利之心、是欲止其流而揚其波矣、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雖仁義中自有之利、却只對上弑奪之害言、見仁義之與利相反、如此、若竟以仁義之有利、引梁王、則與何必曰利一句先陵不斷了、豈是孟子本心、亦豈是何必曰而已矣語氣、

周大祥曰、此利字雖與上節利字不同、然究竟祇一般、纔有求利之心、便是人欲之私矣、朱子於躬行仁義之下、下無求利之心句、精甚、

語類、聖賢之言、所以要辨別教分明、但只要向義邊一直去、更不通思量、第二着、才說義乃所以為利、固是義有大利存焉、若行義

時便說道有利則此心只邪向那邊去固是未有仁而遺其親未
有義而後其君纔於為仁時便說要不遺其親為義時便說要不
後其君則是先有心於為利聖賢要人止向一路做去不要做這
一邊又思量那一邊仲舒所以分明說不謀其利不計其功
李岱雲曰天理人欲不容並立出此則入彼若如俗講謂仁義之
利如此王只言仁義而已矣更何必言利則是孟子有精於言利
之術在不消說那富強之利也程朱更何為說拔本塞源而救其
弊乎

或問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何也曰以利為利則上下交征
不奪不厭以義為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惟義之安而自無
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為利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正謂此

也孟子分別義利拔本塞源之意其傳蓋亦出於此云大學傳十
章孟獻子

語類國不以利為利如秦發閭左之戍也是利墮名城殺豪傑銷
鋒鏑北築長城皆是自要他利利不必專指財利所以孟子從頭
截斷只說仁義說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這裡利
却在裡面所以說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蓋惟義之安則自無不
利

只萬物皆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父
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這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
之和處獻子原重聚斂之臣此節義利止論道理不得說到利害
上去下節義利方論利害要知兩節原是一意
蔡虛齋曰如以利則畜馬乘察維豚與畜聚斂之臣亦可為矣惟

以義則非其所安而不可為也，故曰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李岱雲曰：若謂利中不利，義中有利，兩為字便多一折，而以義為利，是因想及利，乃好義也，只利者人之所必爭，利處便不利，義者事之宜，纔得宜，利便在裡面，如此則兩以字當下只認義不認利，而兩為字只縮在兩以字內，作一層看矣。是箇畜馬乘，自不當察雞豚，是箇伐冰之家，自不當畜牛羊，是箇百乘之家，自不當畜聚斂之臣，都是合下道理，宜如此，原非因利有害而不為也，下節乃推極其害言之。周大璋曰：以義為利，即前惟善以為寶意，彼因上說白珩，故就白珩字面講出，此因上說利，故就利字面講出也，其實以義為利，非以為利在而趨之，乃以此為安之意耳。即義無不利，亦祇上下相安便是，不必有懷利之心也。

學者做切己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如思一事，非特財利利欲，只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是推些便，不可入堯舜之道，切須勤力提省，察之於纖微毫忽之間，不得放過，如此便不會錯用工夫。訓門人一大雅

義利之辨，正學者所當深知。訓門人八道夫

問吾輩之貧者，令不學子弟經營，莫不妨否？曰：止經營衣食，亦無甚害，陸家亦作鋪買賣，因指其門闕云：但此等事，如在門限裏，一動着脚，便在此門限外矣。緣先以利存心，做時雖本為衣食不足，後見利入稍優，便多方求餘，遂生萬般計較，做出礙理事來，須思量止為衣食為仰事俯育耳，此計稍足，便須取斂，莫令出元所思處，則粗可救過。訓門人一大雅

三山黃明陟登，是黃傳正之父，其人朴實公介，為甚處宰，初上任，凡邑人來見者，都請但一掛，問諸公能打對否，人皆不敢對，因云：天對甚，其中有人云：對地，又問日對甚，云：對月，陽對甚，云：對陰，却又問利對甚，云：對害，乃大聲云：這便不是了，天下一切人都被這些子壞了，才把害對利，便事如上，只見得利害，更不問義理，須知道利乃對義，才明得義利，便自無乖爭之事，自後只要如此分別，不要更到訟庭，後來在任果有政聲，此事雖近於迂濶，然却甚好，今不可多見矣。中興至今

正其義則利自在，明其道則功自在，專去計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論語未可與權章

尾藤先生素齋錄下同

辨義利者，學問第一義，不於此精細，則路頭遂差了。辨義利之辨不著，公私之分不明，其所言所行皆是妄，義利之辨著，公私之分明，而後其所言所行始為真，學者不可不務于此，心公事義，真也，心私事利，妄也，無為公也，無為而為義也，有為私也，有為而為利也，

或問：胡氏曰：義固所以利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者是也，然自利為之，則反致不奪不毀之害，自義為之，則蒙就義之利而遠於利之害矣，孟子之告梁王，意猶是也。論語君子

語類：義利只是個頭尾，

張南軒曰：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辨，蓋義者無所為而然也，凡有所為而然，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存，此義利之分也，或問：利者義之和也，惟合於義，則利自至，若多言利，則人不知義

而反害於利矣云々三者皆理之正聖人所不能不言而其憂深慮遠則又不可以多言也故罕言而已言利如易之利建侯利有攸往之類是已利子罕言語類罕言利者蓋凡做事只循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聖人豈不言利但所以罕言者正恐人求之則害義矣但雖不言利而所言者無不利這利字是个監界鑿糟的物事若說全不要利又不成特地去利而就害若纔說着利少間便使人生計較又不成模樣所以孔子於易只說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只說到這裏住又曰只認義和處便是利不去利上求利了孟子只說箇仁義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只說到箇義字時早是掉了那利字不說了緣他是箇裏外牽連底物事纔牽着這一邊便動那一邊

所以這字難說利誰不要才專說便一向向利上去去問子罕言利曰利最難言利不是不好但聖人方要言恐人一向去趨利方不言不應是教人去就害故但罕言之耳蓋利者義之和義之和處便利老蘇嘗以為義剛而不和惟有利在其中故和此不成議論蓋義之和即是利却不是因義之不和而遂用些小利以和之後來東坡解易亦用此說更不成議論也問子罕言利孔子自不會說及利豈但罕言而已曰大易一書所言多矣利只是這箇利若只管說與人未必曉得以義為利之意却一向只管營々貪得計較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這箇是說利但人不可先計其利唯知行吾仁非為不遺其親而行仁惟知行吾義不為不後其君而行義

問曰：言利，是何等利？曰：一般，若利用出入之利，皆是。

(龜山)

問或曰：罕言利，是何等利？楊氏曰：一般云々，竊謂夫子罕言者，乃放於利而行之利，若利用出入，乃義之所安處，却不可以爲一般。曰：利用出入之利，亦不可去尋討，尋討着，便是放於利之利，如言利物足以和義，只去利物，不言自利，又曰：只元亨利貞之利，亦不用計較，計較着，即害義，爲義之人，只知有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或問龜山都一般之說，似可疑，曰：易所言利字，謂當做底，若放於利而行之利，夫子誠罕言，二利字，豈可做一般。鳴按：此錄與前條一時事，但前條似取楊說，此錄反之似誤。語錄曰：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蓋人不當以利爲心，易曰：利者義之和，以義而致利，斯可矣。下同或問所謂利者何？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如釋

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李廷溪

利者人心自然之安，不可有意于求之也。一有急于求之，則其害已不測矣。一節爲字，朱子所謂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

荅黃仲舉論白鹿洞規集解

正其義，不謀其利。

似一物以義對利說，而又引

必竟是

利者義之和也，於不

謀之意如何

自利之本而言之，利者義之和，非有不善，如易言利不利，言言利

用之類是也，自人之爲利而言之，在君子則爲心有所爲之害，在

衆人則爲私己貪欲之坑塹，天下之惡皆生於此，利之爲言，隨處

不同如此，董子此言本以君子心術精微處言之，未說到衆人陷

溺處，故朱子引孔子義和之說以明之，夫以利爲義之和，則利不

在義之外，正義而利在其中矣，乃復言不謀其利，則又似利在義

外爲二物，有欲其爲此不爲彼之意，此來噫所以疑其牴牾，而其

私也者是也與董子謀利元無涉

亦何其厭悟之疑

結末其爲學者丁寧親切

實非抵牾也。蓋利雖在於義之和，畢竟與義相對爲消長勝負者，非利之故也。然人心使之然也。故君子之心，雖本欲正義而臨事或不能一於義而少有意向於利，則是乃有所爲而爲之，其心已與義背馳，而所謂利者非復自然義和之利矣。所以朱子以義之和釋利字之義，旋以有所爲三字說破謀利之害，然後知此說利字初非不好，緣被謀之之心，便成不好了。然則引義之和與不謀之意，有何礙乎？况此處若非先生如此研精停當，細意說出，則人將鹿著眼看，以此利字爲貪欲之利，謀字爲營求之謀，其於仁人心法，毫厘之辨，相去遠矣。則董子此說安得與先難後獲同其微旨乎？雖然於此又須知自有所爲之心而墮於衆人之坑塹，亦不多爭分數，始得若曰吾但爲有所爲之利，不與衆人同惡，則已爲小人之歸矣。

重答黃仲舉

前承別紙所論鹿洞規解之說，多病因循，久未報爲媿也。利者義之和，所以致疑之由，引人心道心之說而指其異同處，辨析細密，可見其思之深矣。然於鄙意猶有所未穩者，曷再稟可否焉。其謂此利字袞合說在義和之中則是矣，謂彼私字已說出流於不好之地則非也。朱子謂形氣屬自家体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便公共，故謂之私也，亦未便是不好。真西山亦謂私猶言我之所獨耳，然則此私字不可謂流於不好之地明矣。又謂前則似說天理中有人欲，後則謂因天理而流於人欲，此說亦未當。蓋利字之義循其本而言，只是順遂便益之名，君子之處事以義，未嘗不順遂便益，故曰利者義之和，如云循天理則不求

利而自無不利者是也。若以利為人欲，則天理中一毫著不得。何云義之和耶？大抵此利字私字，皆與尋常利私字迥然不同。所指處雖異，形氣之私指知覺發用處，自而類例則相似。有而已，非家所欲也。猶利是順遂便引而為證甚善，但所自為說處，反自拖泥和水說了，恐是玩理未熟之故。幸加反復，則所謂未發之蘊，只於此而有得爾。

正誼明道筆記

問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道義如何分別？曰：道義是箇體用，道是大綱說，義是就一事上說，義是道中之細分別。功是就道中做得功效出來。語類建寧出正誼明道如何論，先生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

分別道義

說正明

漢高祖義帝編索之意

是所以正明義與道而不必謀計其利與功也

論是非不論利害

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己者，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誼。在浙中見諸葛誠之，千能云：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舒說得不是，只怕不是義，是義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先生謂才如此，人必求功利而為之，非所以為訓也。固是得道義，則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義而功利不至者，人將惟功利之徇而不顧道義矣。

如正誼明道之言，却自是好道。夫問或謂此語是有是非，無利害，如何？曰：是不論利害，只論是非。理固然也。要亦當權其輕重。方盡善，無此亦不得。只被今人只知計利害，於是非全輕了。

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困苦無精彩，極好

必竟混正
義明道以
謀利為占
便宜處甚
且言二者
之先後而
若語亦不
悉此錄恐
誤此錄亦
先後合掌
而辭兩却
不誤

處也。只有正義明道兩句。

問正其義者，凡處此一事，但當處置使合宜而不可有謀利占便
宜之心，明其道，則處此事便合義，是乃所以為明其道而不可有
計後日功效之心。正義不謀利在處事之先，明道不計功在處事
之後，如此看可否？曰：恁地說也得，他本是合掌說，看來也須微有
先後之序。子蒙錄云：或問正義在先，明道在後。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或曰：事成之謂利，所以有義
功成則是道，便不是惠迪吉從逆凶，然惠迪亦未必皆吉。

簡諒

簡書篇數也，本注本于鄭氏，諸解不詳其實，妄為異說，不肯從本
注，鳴意竊謂是在小子之教，而最有關係焉，蓋所謂書者，在當時
言之，詩書禮樂是已，而篇數者，看其中篇目序次也，方夫十年就

外傳之初，請於長者而先受其篇目序次，習熟上口，一不失焉，則
未讀正文而篇目序次既歷，然於胸中，異日講習熟復之際，所資
者不淺矣。今夫初學之於篇目序次也，四書則猶能記之矣，至
如五經，則雖老師宿儒朝夕用力於聖經者，茫乎不識矣。况於初
學乎？諒之為信實，亦本于孔疏，言語固有餘而不能信實者，不豫
請於長者而習之，則應對之際，以口取辨，放誕支離，何所不至也。
諸解外乎此而紛々為說，可謂無忌憚之甚矣。聖人豫教之鄭重，
唯恐其後時者，無他，乘易施之時，慎先入之言，而慮無他日扞格
難入之患耳。簡之為書篇數，諒之為言語信實，其亦何疑焉。

寧孰諫

父母有過之日，為之子者，犯顏而諫爭，欲以過其惡，而使父母之
心不悅者，其罪小而輕，豫思父母之怨已，畏懼而不諫，使其遂非

節過更以爲惡，以是得罪於鄉黨州閭者，其罪大而重，二者之間，當執何者以爲善，不如犯顏諫爭以取怒於父母，猶且殷勤純熟，要歸不使父母得罪於鄉黨州閭而已，疏意如此，本注從之，蓋子之事親，有隱無犯，故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者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其意可見矣，事之小而緩者，宜守此幾諫之常法，事之大而迫者，豈宜株守此法乎，必當犯顏諫爭以止之，其既曰孰諫，則其或幾諫，或犯顏，隨事之大小緩急，諫以遏其過，要歸不使父母得罪於世間也，所謂孰諫，疏曰：若物之成就，吳澄曰：至三至四而猶未已，如火之孰物，必期變化，吳氏之說，敷衍疏說，頗明暢矣，然或動曰：犯顏則不可，孰諫則可，是小知文義者之所不疑，而有此說者，蓋世儒讀小學者，舉本注束高閣，更取末說，加以臆見，故也，殊不知犯顏即孰諫中之事，試就本注而讀之，一見瞭

然，不須論難。

復慎齋松平先生書

晚生秋山鳴，東向再拜謹奉復慎齋松平先生執事，嗚自一拜辭函丈，期年于今，引頸東望，不堪渴想，比日和煦，伏惟文侯起居萬福，去夏賜書，并蒙噉高說，虛懷謙下，感興慚并，掃几朗讀，字義詳明，引證確然，更無容喙，意者鄙說妄談，無根杜撰，鑿空執事江海之量，不敢拒妄說，諄々垂誨，雖以鳴之頑愚，然亦顧而赧然久之，欲速裁書以報謝焉，慚愧之餘，未知所以措辭，遷延稽緩，雖由於疎懶，然亦職之由，既得閑，再四孰復，然後始知於鄙意所注，類尙有未蒙明察者，故復敢致此再瀆，鄙說謬妄，萬無可取，庶乎執事爲假顏色，虛心以聽焉，抑此說也，不惟取諸胸臆，而妄爲穿鑿也，簡諒，出于藩亡友井上景文者之言，犯顏，出于亡友會津松本

信之言皆講習間所得益者心醉之餘從而數行以成就之耳取
 正於有道之際深念曲禮勿勦說之戒以及之夫嗚僻鄉鄙生特
 知株字朱說耳然淺中隅識或其謬戾朱說日夜是懼或曰小學
 書令劉子澄輯錄之所謂本注者亦并取注疏不似四書集注之
 用力矣何其株守不通之為也嗚謂是不讀小學書者之言耳試
 就經傳及注疏原文而見之則其所收入於本注者取舍不遺錙
 銖用意之至亦可見矣如開卷第一胎教章取劉向之言半篇之一
 矣但未若一生精力用四書集注之勉耳吳陳以下注解何限焉
 各自任意為說亦不知奉本注焉大違文公當日編集之意矣夫
 讀其人之書而不用其說猶欲之越而北其轅也其為謬亦已甚
 儀禮經傳通解內篇所載多取之其與本注相發明者不鈔講習
 之餘一夕抄出分注本注之下更謬為一本以安座右其資於講

卷之四 禮記 儀禮 通解 卷之四 禮記 儀禮 通解

習亦不淺矣嗚之學蓋止於此焉伏惟執事學有淵源時際文明
 拔擢教授于翹溪書院學者仰之不啻泰斗嗚何者有疑不肯蓄
 百里馳書復敢于執事庶幾采其心而不罪其言或以為可教則
 清閑更賜一言以指摘其紕繆而覺其取迷不回之感時下春和
 伏惟為道千萬自重嗚皇恐再拜謹言
 本注簡書篇數也鄭注書上本有所字高明據以為說然其為臨
 事所書者非成編典籍則謹聞命矣嗚則竊疑解簡而直為簡牘
 乎則不敢異論也今仍鄭注之舊復一所字而解以為簡牘之事
 者恐或不通矣况文公已取於本注而削所字唯曰簡書篇數也
 於是乎嗚則下解曰書者詩書禮樂篇數者篇目序次也妄意如
 此不知當否但疏則曰簡篇章簡策似如高明所說儀禮經傳通
 解併取二說至小學則削所字而單取疏說是以決然主張遂不

儀禮通解 卷之四 禮記 儀禮 通解

察乎簡之爲簡牘也、高明試思篇數之數、就簡牘而解之、當爲何義、鳴殆不能下解、高明疑今古無解、簡爲篇目序次者、然鳴則據本注所取鄭說云爾、今斥鄭說以爲非、則可、復本注所削去一字、以爲簡牘之義、則萬々不可、諒、鄭注信也、請習簡、謂所書篇數也、請習諒、謂應對之言也、孔疏謂言語信實也、通解又并取之、而本注則又單取疏說、夫鄭氏既分簡諒以爲之解、以鳴觀之、簡自簡、諒自諒、本注亦然、鳴據以爲說耳、高明又責以簡諒二字不連、熟、夫既解爲二字各義、固不嫌乎其不連、熟也、果如高明所說、以簡諒爲行文中正信的實之言、則并注疏宜就簡牘言之、鄭注何故以應對言、而孔疏亦何故以言語言之也、豈不費辭乎、要之高明直斥孔疏以爲非、則鳴又何說焉、以言語爲簡牘中之言語、則鳴竊恐或不可、

孰諫之說、若夫疏說之誤與不誤、姑舍之、以文義就本文而讀之、一見瞭然不容他說、何也、凡行文間、以二物相比、必以與字言之、而以寧字斷二者之間而歸之於一、此章以不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相比較、而下句以寧孰諫斷之、可見孰諫即不悅之事而非別義也、文義如此、更無可疑矣、諸家皆曖昧、獨吳澄曰、寧孰諫而使已取怒於父母也、可謂於文義能協矣、高明又曰、今犯顏二字換作純熟則大畧可通、鳴疑高明舍純熟果更以何物解不悅二字也、以鳴觀之、以犯顏爲不當、猶宜以孰諫解不悅也、又竊謂孔疏犯顏二字、苟害義矣、文公當日纂集之時、何不刪去而始疑於後來也、如曰小學書纂集出于劉子澄、而不必文公手編、然經闕之日、猶宜命刪之、况經傳通解所取孔疏、與本注無異、故鳴斷然從之而不疑、妄爲之說、幾犯隨事之大小緩急、並行不相戾、

而純熟殷勤并包二者高明又舉無犯疏云不犯顏而諫以証之
鳴則以謂幾諫者事親之常法故正文及孔疏皆如此說但通論
中曰父有爭子身不陷於不義曰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父夫
既以爭言之恐不止於怡色柔聲以微諫也故固執以爲此說此
說也一時聞之如愕然可驚者然徐察之恐亦或有此理且也從
疏說則於下文嚙之流血似說得順以幾諫言之則唯止於不悅
耳恐不至於嚙之流血其唯犯顏是以一時或至於此是亦足以
爲証矣不識爭亦諫意否高明既以犯顏爲失當又爲換作純熟
則大畧可通更如何解之而爲妥帖耶

作新說

傳二章作新民新字上連作字爲義尙齋三宅氏首唱其說近時
精里古賀先生晚信其說筆記與辨誤具載之明證確據無復容

喙但以因仍之久且章句以後元明巨儒無一人說及于此者是
以信疑相半在吾黨每講習輒異議紛然嗚蚤歲聞其說講誦之
間又得一明證於是乎益信其說之不可易矣今試言之經文親
民之親程子曰當作新或問曰以傳文考之則有據者指作新之
新而言之蓋傳中有新字三曰日新曰作新曰維新但同一新字
耳然盤銘之日新則言已德之新即明明德之謂也詩之維新則
言天命之新也即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之謂也獨有康誥作新之
新爲宜與經文相證而爲新民之義也今却下連民字強貼於章
句自新之民則傳文新字一無可與經文相證則程子何所據而
文公亦何所從也程子既分明爲有據則此節之言以新字上連
作字而說者不可疑也世豈有傳文可與經相證之文字而更舍
之假借他字以解之乎雖古文固不拘泥然未可如此之繆戾也

是非其可證最明驗耶，苟不然，徒爭作新女民，宜矣。雖以先儒苦口解示之切，然猶其取迷聚訟不已也。今以此說為主，然後更反復於先儒之言，則於此節也無復疑惑矣。

微妙筆記

道心却雜出於人心之間，微而難見。大雅道心則微而難著，微亦微妙之義。學蒙道心惟微，是微妙，亦是微昧。佐微是微妙，亦是微晦。○微者難明，有時發見些子，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方子問如何是惟微，曰：是道心略瞥見些子，便失了底意思。蓋卿道心雖見得之，然被人心隔了一重，故難見。道心如清水之在濁水，惟見其濁，不見其清，故微而難見。伯羽惟微是微妙，亦是微隱。至

右證微妙為幾微眇少之義，人但見聖賢指心說靈說妙，故於

此序所謂微妙者，亦遽以精微靈妙言之，殊不知此所主在難見上，故直說至微者愈微云々耳。本不是贊心之妙處，且所舉微昧、微晦、微隱，亦皆與微妙同意。妙蓋眇字之義，賈誼治安策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字現作眇，可以證矣。

義理精微難見，且如利害最易見，是粗底，然鳥獸已有不知之者。與孫天下之物，精細底便難見，麤底便易見，飢渴寒煖是至鹿底，雖至愚之人亦知得，若以較細者言之，如利害則禽獸已有不能知者，若是義理則愈是難知。義剛

右證說為精微之義，戊申封事分注所載，與此序文同，而亦以微妙為精微，蓋文公一時有此說也。今定本為微妙，則其為定說又何疑焉。唯其說微妙說精微之不一，故一則以其雜出於人心中，是以為難見，一則以其義理精微，是以為難知，併難見

之義亦異其至於說而為精微者愈精微則益窮矣且解妙為靈妙之義則檢語類中亦無明文其為誤固不待辨焉

唯鳩筆記批照及傍註係舊稿

唯鳩水鳥一名王唯狀類鬼鸞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

亂偶常並游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為攀而有別列女傳以為人未

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毛傳之攀字與至通言其情

意深至也集傳

某見人說淮上有一般水禽各王唯雖兩女相隨然相離每遠此

說却與列女傳所引義合語類

王鳩嘗見淮上人說淮上有之狀如此間之鳩差小而長常是雌

雄區別二箇不相失雖然二箇不相失亦不曾相近而立處須是隔分丈

別來地所謂攀而有別也人未嘗見其包區分匹居而乘處乘處謂四箇同處也只是二箇相隨既不失其偶又未嘗分近而相狎所以為貴也

上下與天地同流筆記

○精言上下言君子之德業上蟠下際無所不被

上下トアルハ、綏來動和ノ化ノ屆カ又隈モナキヲ云注ノ是其德業之盛ノヲ也

是其ト云字ハ、上ノ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ヲ承テ、綏來動和ノヲ指タルモノ、

與天地同流攀一世而甄陶之天地生物物々鼓鑄一番不是逐

个補苴

注ノ與天地同流攀一世而甄陶之ト云ノハ、天地ノ生物世界中

ノ物ヲ新規ニ造リ替テ、是ハイタシタダカラツクラフノト、申分ノ有
ル物ナ一々直ス様ノコハナイト云テマア云タモノ、君子ノ上モソ
レト同シト云ハフガ爲テ、與天地同流ノワケヲ見セル、
君子受命而得天下、天下事一齊被他改換一番、徹底澄清、其功
用之大、直使天地萬物煥然一新、
ソレカラ君子ノ新規ニ世界ヲ造リ替タコト云、

試看堯舜地平天成、與成周禮明樂備、是何規模、是何德化、豈是
一味補綴塗塞了事、與天地同流、要見得是重新鼓鑄、方與小補
相反、說參贊、說配、總無是處、
前ノ天地生物物々鼓鑄云々ヲ振返リテ云

堯舜成周トナ引テ、何レモ新規造リ替テ、天地ノワザト一様ニ
行ハレルカラ、ユ、ノアソコノト云テイタシタダ處ヲツクラフト
ハウラハラ、夫故參贊ノ手傳ヤ配ノ字ノ一對ノト云テハヨイデ

○朱子謂同流不是參贊、又言各有一分在裏、蓋此時天地氣運
開闢煥然一新、君子裁成輔相、德業所至亦煥然一新也、故云各
有一分在裏、

蓋以下、先ヅ初ニ天地氣運ノコト云テ、此時トイヘバ、君子ノ世
ニ出テ德業ノ博ク及テ新規ニ成タテ天地モ新タニ成タコト云
ヒ、扱次ニ君子ノ世ヲ立直シタ處ヲ云タ物ガ、亦ノ字杯何カ蒙
籠トシテ明亮ナラズ、且裁成輔相ト云テハ參贊ノコト見ルナレ
ド、此時ノ字ガ頭ニ有ルデイヘバ、此君子ノ世ニ出ラレタ時分、
天地ノ氣運モ立直シテ新規ニ成、サフスル君子ノ所作モ新規ジ
ヤト云分テ、全体ガ參贊ト云デモナク、配スルト云デモナク、ミン
ナ當リノ違フコト、君子德業ノ所致ナレド、天地ノ上ノコト君

子ノ上ノ下トハ分明ニ丁場ガアルト云ニテハナキヤ、頗ル辨解
 ナ費シテモ一重膜ヲ隔ツル心地、残念ナコカナ
 カフ精言ヲ叩キ付テ置テ、今度ハ集註ヲ説クジヤ、
 是其德業之盛 本文ノ上下ノ二字ノ當リ、上下四旁、綏來動和ノ
 自然ナラザルナキヲ云、
 乃與天地之化 德業ノ盛ンナフガ、天地ノ化ノ自然ナノト同格、
 同運並行 是迄ハ天地ト合傘ト云ツモリテ此四字ヲ説キタリシ
 ガ、サフデアアルマジ、天地ハ雨降ニハ傘ダガ、君子モ同ジク雨降ニ
 ハ傘ヲ同格デアアルクト云ベシ、
 舉一世而甄陶之 同運並行ト云ハ、本文ノ同流ノ字ニアテ、説
 タモノ、其業ハト云ト、此七字デ、世ノ中ヲ鹿盧仕掛デコシラヘ直
 メ新ラシイ物ニスル、

右庚申秋八月初八、與直兒講解之次、討論及之、越翌九日謹記
 之以待異日之再考、

白黃堂先生經說終

- 一月費未々拂込サル各位ハ至急拂込ムヘシ
- 一月費拂込サレハ遺書ノ發送ヲ停止スヘシ
- 一月費郵券代用ハ一割増ノリ
- 一月費拂込ハ發行所内佐治爲善宛ノリ
- 一前脩遺書刊行ノ順序ハ本所採集ノ便利上完成ノ者ヨリ着手スヘシ

明治廿七年一月三十日印刷
明治廿七年二月九日發行

三重縣伊勢國桑名郡桑名町大字矢田川原百六拾九番屋敷
發行 者 星野恭藏

三重縣伊勢國桑名郡桑名町大字内堀六拾番屋敷
印刷 者 佐治爲善

三重縣伊勢國桑名郡桑名町大字内堀九拾六番屋敷
印刷 所 育文舎

(非賣品)

